

# 李文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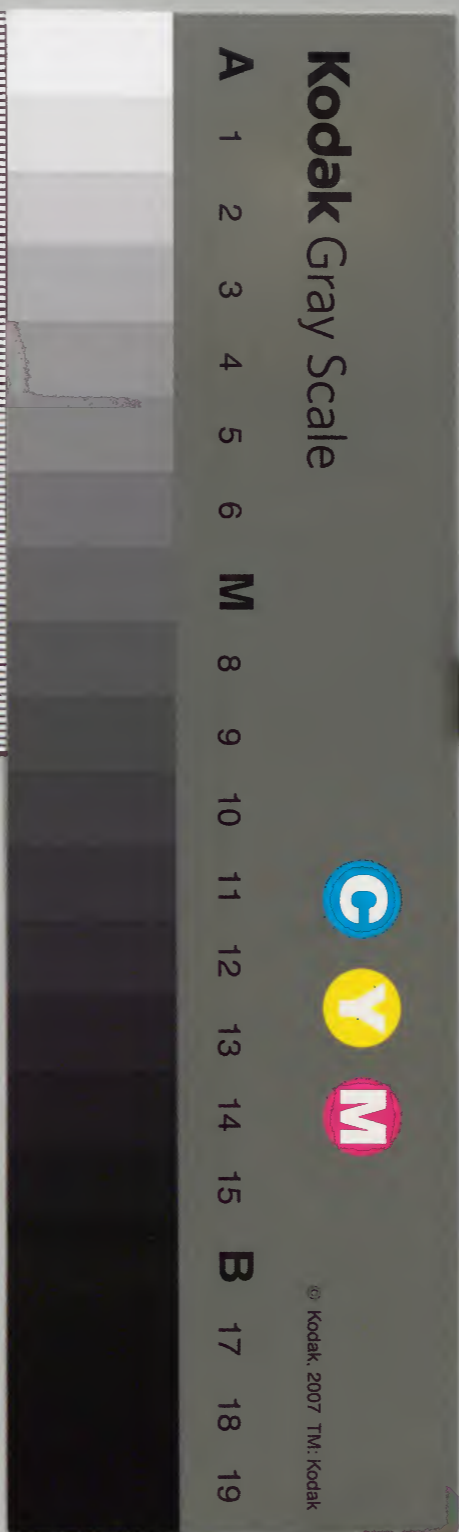
坤



漢書門			
五	四	九	八
二	三	九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五	四
函	二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48
冊數	2 ( 2 )
函號	313 367





不嫌兩史事不致味事也皆於下

詰此由之應谷云自今以終無谷劉泉壽耳

兩率既如珍善外劉大盤代蘇大夫休由云

之六詰一亦兩史事其終基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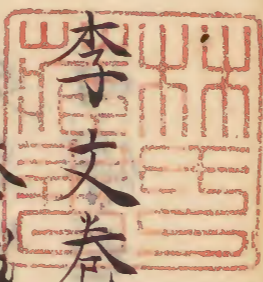
平却持參劉小却逐出參以嚴宗中傑參會

一日 癸酉 天韻

三月

義久三卒

淺草文庫



李文卷第十

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俗寺觀錢狀

再請停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

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茶載

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

業



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列二年平蜀斬關  
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場定五年擒史憲  
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列來受常  
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平萊宋獻德棟  
入租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  
列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  
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  
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誠者  
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  
而脩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

一本史下有  
部字

博

業

朽

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  
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  
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  
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  
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  
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  
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  
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迂雄之列  
務於華而志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



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述之實錄不如此則辭  
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  
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  
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  
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  
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  
言直道無纖簡用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  
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  
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  
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

業

傳

傳

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  
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以正直無  
秀實之義勇而加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  
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  
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  
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  
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  
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  
此奏使考功寺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  
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敢陳論輕贖天



威無任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即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

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

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禘祠蒸嘗漢朝

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燬滅編殘簡缺

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

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

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

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

寢

寢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

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遵豆性宰三代

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真改用常饌秦漢

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

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饌

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

真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

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



遵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芻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于高祖神光皇帝。告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明粢。薈苣。嘉蔬。醴齊。敬脩時享。鬯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奠明太尉誓。

告

誰

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雖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戢。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負觀開元禮。並無大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万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



憚改作猶天地相遠也。謹議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閣下既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閣下將欲為能吏哉。將欲為盛德哉。若欲為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此行之不為過矣。若欲為盛德亦惟不惜聽此

閣

此之說。或真少以禪萬一。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己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翱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廩寮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



人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敦不惟公。公亦再拜。言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因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今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空寺佛殿。翺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下以為歛錢造寺。必是耶。翺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為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鉄。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

理木

是

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足符融梁武。皆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處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己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羈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賙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為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所為。竟是翺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為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率脩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  
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葦屋以為火備此  
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  
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  
公議所非為日固久不戢尚實但苟思壯麗城池  
間未源孰大於此若閣下尚不改易則弊終無已  
何特愛於此因循未革自仲尼既歿異奪塞途孟  
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  
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蠹於生靈浸溺

省

凡

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去年考  
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真感悟  
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  
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況使司稅額悉  
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  
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衆議則物情  
獲申衆務皆理倘翺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  
公皆是材彥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從理屈則  
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黷無任戰慄翺  
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精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翺嘗從事滑州。時收一善歌嬾人尚書其共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嬾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之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把此。即自於軍。

納

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不罪也。當時翺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眾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勝。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翺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于京師。奏請至滑。約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瓘曰。與御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嬾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



嬪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  
自陶芬之外更無妾媵况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  
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  
此翺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  
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  
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軻  
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水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  
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  
過即非翺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  
則翺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

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  
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  
以閣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  
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  
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御冤於  
泉下幸甚幸甚翺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  
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懽矣茲所陳者但樂明  
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黨謹狀

銜







以

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宜武軍節度使平  
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  
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列  
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節度軍使張勳封  
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惻律郎選授四門博  
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  
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性姓以命其子改  
江陵府法曹軍人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  
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  
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

博

傳

省崔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  
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人為職方員外郎  
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  
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  
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  
館俗撰轉考功郎中俗撰知故數月以考功知制  
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  
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  
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  
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



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  
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  
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  
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  
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  
甚夫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伊不可與  
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  
廷中書舍人賜緋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  
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  
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

何

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  
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  
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  
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  
自唐州大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  
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譖公也與語奇之遂白丞  
相曰淮西賊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  
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  
栢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栢耆袖之以至鎮  
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

公  
滅



京師公迂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  
諸寺持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  
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  
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  
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  
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迂者公皆計傭  
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迂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  
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  
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比不敢賤直講  
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

隸

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  
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迂奏為

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  
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人

廷公曰安有按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送湊嚴

拔廷兵授刃弦弓矢以送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送湊

廷紛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送湊言曰所以紛也者乃

此士卒所為本非送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

書者將帥林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徒兒語未

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

錯

奮



負廷 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  
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將為將為將為郎志兒郎不記先  
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  
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末禍福為兒郎等  
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泚朱泚吳  
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  
博廷 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以歸朝廷為節度  
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  
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刘悟李佑皆  
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

謹 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  
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誰  
廷 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  
廷 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  
廷 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必但朝廷顧大体不可以棄  
久廷 之耳而尚書又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  
牛 真耳則無事矣因与之宴而歸而朱元翼果出乃  
廷 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  
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  
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元令史皆



尚  
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向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早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因送府使以尹杖也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

狀

通  
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体

草  
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沒為之暮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与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中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



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  
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  
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  
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  
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  
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  
行狀  
曾祖仁徹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

吏

即贈史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  
贈信州刺史京兆府万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  
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刻人永泰元  
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查正字初辟巡官于

省

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  
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  
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  
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特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  
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正薦  
之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州

王



城與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  
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種與食  
所收其半與之不假牛犁者參分與貳田久不理  
中根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  
于凡積粟三万斛將復築室于刈故城令百工之  
伎以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与吏無所  
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  
墁而塗有餘巧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人不操斤  
斧而工有餘陶者巧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  
易未十旬而城廓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

卓

干

姓

喪

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  
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  
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  
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  
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廷合以刺史其始來也詔  
之人戶僅七千凡六年廷合以其去也倍其初之  
數又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  
克返塋寓於西原公不赴合以表請奉喪歸祔于  
河南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以刺史闕  
其師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



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  
遷朝散郎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  
團練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  
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  
從父兄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  
君瑩近漕河表求改堊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  
師遷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  
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  
正元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  
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洪

供

賦黃氏周氏常氏儂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  
盤亘十數州周常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  
攻之而遂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

逐

二寧寇三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遷使持節

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  
南節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散官如故前節  
度使致掌印吏盜授人職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  
竟奔立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

奔

緣以安蠻夷俗相攻劫群聚綠道發輒捕斬無復犯

未犀者蕃國歲末互市奇珠瑇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

瑇瑁



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悉商賈以饒二  
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  
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  
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  
法享年七十難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激  
海高氏子皆天後夫人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  
元弼前右衛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其歷

前 後

雖 久

官行勅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諡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  
軍又授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充鄆  
懷三州刺史公伯元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  
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齋錢一子出游求飲酒者  
必盡所齋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  
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  
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伴為  
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

具具

賈 賈



及在具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  
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  
千萬錢入曰吾食具川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  
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群聚號呼斃之以丸石  
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  
俾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  
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君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  
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為使君  
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  
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

君一本作若

觀者拔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  
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俾具州震恐後刺史至季  
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具州於是大理  
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  
賢於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  
子孫必有與者壽陽之第一子為戶部侍郎初戶  
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曰必  
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失  
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兼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  
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為

興

日二年



已親焉。翱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具以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為子，時若不能自任也。及蒞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為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翱欲傳，惧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德而為之傳焉。

愚

李文卷第十一

李文卷第十二

碑傳四首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歐陽詹傳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也

妹

名也

生七歲

當建中二年

父彥昭

以漢陽歸天子前此賊質妹也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漢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

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

以為婢于官皆許之妹也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

漢下逆



死母兄且皆不免，佗獨生為其母兄，與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也，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者四方神祇尚佗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之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其父，自沉于江；獄吏嗔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綖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

嘉

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乎？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朝在汴州，袁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喜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楊烈媿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浮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假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

停



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俛  
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  
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  
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  
士其必濟於是召昏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  
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  
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  
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  
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  
之萬錢得數百人俛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

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俛與賊言曰項城父  
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  
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俛之  
手俛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  
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俛遂忍之復登碑  
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  
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  
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  
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俛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  
令楊氏至茲傷嬖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茶



城

順和於姘似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真者則  
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  
難厥自兵興朝廷竈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  
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曹服甲負弓矢而馳者  
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  
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嬖人也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古亦稀獨後代邪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  
啓女楊烈嬖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惧其行事

稀

宜

湮滅而不傳故胥叙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岳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  
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  
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其家子與惡人游  
破舊產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  
廉白祗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  
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  
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  
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



重及董崇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  
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珣為  
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珣嘗言曰  
虜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  
十<sup>餘</sup>人同啓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  
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  
近以為右職李仲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將  
復告諸將曰虜侍御言是也大將慙處走出就坦  
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媿汗出恨無它可入  
李復病甚盈珣以甲士五百人入刈城人皆恐駭

遠

坦遠止之盈珣不敢違復卒盈珣主兵事制以姚  
南仲代盈珣方會客言曰姚大夫青生豈將材也  
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  
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  
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  
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珣與姚潭<sup>隙</sup>從事多黜死者王  
緯觀察游西兼鹽鉄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  
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  
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  
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

遠



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  
留後以鑄入鑄遂扇兵士殺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  
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  
政天下慄亡坦說宰相常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  
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侍御  
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員外  
郎知揚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  
不行及王叔文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  
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  
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亦縣尉

時

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赦之上使品官釋  
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  
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直先命所司遂使宣詔  
乃釋數月迂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  
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  
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周濟美皆罷鎮有  
所獻坦刻奉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  
卿晨闕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  
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  
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

劾奏  
卿



竟

曰朕既受之矣如佗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意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余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遵夢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復大休乎上改容曰非御言佗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

傷兄

明垣

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垣奏言四方不用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拍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垣引故事及姚南仲巡例以為證裴拍怒曰姚南仲佗足為例耶垣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佗不足以為例也遂為拍所排改左庶子相初為殿中當杜黃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有聞而忘其迂之速數月宰相裴拍白以為宜勦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

人垣

宜



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生誅死強兄弘為  
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  
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十里必不通  
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  
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况  
在其元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  
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昏他  
州米若制其價則高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  
米斗及二百商人每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  
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清田久

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  
清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  
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廷刑  
部侍郎充諸道鹽鉄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  
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  
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休為已務故  
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審為代北水運  
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累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  
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逢之使品官劉泰斯按其  
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

異

廷



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  
是之。遂追劉奉珣，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  
則厚償以市之。他境，垣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  
勅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脯配  
之，鄴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關廢田列柵  
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  
城為河所壞，城使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  
城，垣以受降城張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  
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  
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

察視遠近利病，以置進。上使西官強文彰覆之。文  
未言與垣合。上召垣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  
奪，乃出垣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  
燕重軒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  
軒，屠其家。初，垣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為  
已助。及垣出，半歲而絳罷。垣至東川，奏罷兩稅外  
及井權錦山澤，益并權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劔二州有通文  
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  
二百人。垣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  
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望



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  
禮部尚書  
因以視其法委與年亦共其新公著其實不益  
其山戰益年蘇率步餘庚之鄉以賜賜之所有與交  
之師又賦出平原而物野肆至東世不窮而於  
亦最其哀以賦與率師李翰恭維之合其辭及  
然重海分其悲並殊天斷其故軍任職必也殊  
奪其出賦出平原而物野肆至東世不窮而於  
未言與賦合之百賦外新賦外之變也率師所  
祭解遠近降其之益也上對也言其也

李文卷第十三

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陸欽州述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

平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

采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宋以直頭景公厲公

之時三都惡宗共譖殺之其容畢陽以其子刈黎

奔楚於是改伯為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郡

郤



字子孫家為改為魏郡也。有李纂者入唐為工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生譽為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懷之獲嘉令即松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劍依父友王與真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墨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與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泚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取

將兵來襲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潘驎虎據小傷胡參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俘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速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私志未立豈敢望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



師宰相楊炎召之諾公因言兩河有事賦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宜越與浙西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為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遂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元晫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壩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

宜

且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白非浙西救至則北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昌休勲茂伐書于竹帛戎籍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為左神策軍將軍知軍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城等中閣即三十六人畫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

褒

向

弃



代之故為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  
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  
監者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軍中之政  
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  
遷右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  
六十一天子為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于  
万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  
為秦州刺史曰春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澄城王  
薄曰夔為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春累贈  
為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大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

衙

左

曜

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郿坊長榮至河陽澤潞  
皆擁節有公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猗  
杖之園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宋而江東以全者  
實公之所為也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  
大啟家大和元年朝自廬以諫議大夫徵路出于  
祭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嗣其果有  
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三未壯家毀誓殄父讎不悅勇死釋官就  
軍焯有其勲擒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  
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甄土壇報未功當是

土曜

銘

怯



生後人。紹慶不忘。唐故橫海軍節度齊隸滄景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  
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  
上柱國具郡伯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  
射傳公神道碑  
傳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侯為二十八  
將功高祿於西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  
有人曾祖諫易州長史生大夫定州司馬韶贈鄧  
州長史生父策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

侯

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  
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  
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  
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  
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  
亂。范陽執其師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師弘正。  
將徒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為賊乎。遂誓  
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為神  
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  
博野李寰倚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

博

帥

潛

博



遠左

嘗

飭一作凜

凜一作飭

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  
 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  
 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處以為在神策軍將軍數  
 月并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  
 自刻飭清已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  
 壽者皆凜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  
 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益州刺史閔帝初  
 以公為夏銀綰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  
 織党項千餘落以高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  
 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

濡一作壩

濡當化

有

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  
 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  
 俱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  
 此職當禁其逃亡罪倖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  
 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  
 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高滄景之寇知兵  
 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  
 得疾亡愈即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  
 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  
 七月葬河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南



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既轉戡以出夫人麤醜衣  
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  
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  
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任為念故官甚卑  
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曄心乃作刺  
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己嚴以  
督下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華前事自我為初尔  
後之來視此勿渝

陸欽州述

以

刺

吳郡陸修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  
道可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  
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  
祠部員外郎二年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  
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  
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  
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  
俊極人也亦然天之生後賢也人之心以為極顛賴之  
人然也賢者與顛賴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  
其位而道不能行顛賴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



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何  
其澤顛賴之人賴其力傳統其盤尹吉甫管夷吾  
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  
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  
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  
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任之官雖升于朝雖  
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  
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己其德行未必昭心然聞  
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  
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

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  
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  
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  
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于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  
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實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揭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鯁魚使。迂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

右

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為宣城。吊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平不得在。詔詰之。清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困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為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己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為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為太原幽鎮等十道



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  
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  
至宰相者其年冬迂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  
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糶  
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部侍郎未到改  
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  
請狀牒送本軍又諸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五丁上  
遞使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使於治詔皆可其奏  
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為  
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

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嶺南節度使是時  
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常貫  
貶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拙於患其在廣  
州以常調為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  
茲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  
以已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日後來所期共守公引  
常襄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  
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強而小人有除  
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諸公直言常調李翱惑亂軍  
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搖推吏人求公

陰哀

茲

貶



遠

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高不收去  
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遠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  
封印不啓遠振慙而止宰相裴相素未知公及遂  
振之譖遠以公為吏部侍郎重修甲勅用備菽源  
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為  
出裁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潔解  
字以修遠茲守行遠為故事凡曆四年補內外官  
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新者轉兵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益鉅積欠  
官錢公與之通辨高震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

許

廷

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  
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  
陳震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  
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震寓深怨遂內外結構出為  
彬州刺史震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寬其為彬  
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年召拜原王傳數  
日又為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  
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  
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為三道  
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



惜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  
曰楊某不易得及湘西觀察使李脩死上向宰臣  
鑄鑄群皇甫鑄曰佗不進湘西人名皇甫鑄知公方  
有恩悞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跡以臣所見莫  
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  
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  
為鑄所讚鑄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鑄討竟行而公  
不相矣明年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  
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  
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

卿

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迂檢  
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使者公  
曰年至力憊使畜乞骸骨於朝佗用分司為遂西  
至京師朝謝訖不判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  
上表乞自退詔迂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  
表因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  
每佳辰休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  
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  
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  
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年四月庚午歸葬鄭

明



勞捐

州榮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穎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瑩，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混之。女柔順之德，純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常公素，孫承渙，誅大理評事，鄜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御侍郎以翱之受恩也久，來請為誌。文曰：公生六年，太保棄，未及成童，抗國又終，漂泊江湖，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榮於師。愛始有名，既示

卓

永歸，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泣，去而可思。與之原者，莫匪其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恩逮葭莩，濡洽以財。祖免總麻，亦及其哀。止足告歸，偃息丘園。子胤孫，童十有五人，有列鄉曹，貴為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具，示終以常。福薦攸歸，疇可此望。為廟太祖百世蒸嘗。

卿

比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公諱國之誌



公諱誦字用晦常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并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蓋鈇使塲監之任悉歸

權傷

州縣罷去管權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御史中丞復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倉曹參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參軍遷殿中尋加史館修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修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燄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屈不得

權



請凡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遷二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  
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  
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  
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常氏。給  
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  
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耳泉鄉先公墓次。以  
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  
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侔迫百年。

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令  
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作。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  
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  
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勅攝富平  
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  
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  
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充  
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構。功不得

犀



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大府寺丞未幾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  
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  
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  
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  
由是揚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  
觀察使鮑魴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構疾歸卒于  
信州權寃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  
男巢為邠州司法叅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羨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支振武營田使  
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  
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葬于万年楊村從先人  
舊塋淑嘗與翱同事嶺南府翱知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



渡

高處駁之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  
僑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官者如糞海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  
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訖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憤予首章曰穹之與厚厚乎烏憤乎而不櫛翱以為與  
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取一作走

許

聞

憤予

盧

達奚撫為楚州起攝昕昭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  
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知值君卒吉勉  
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  
使吉勉未告於翱也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以  
又死狗兒尚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  
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  
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  
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  
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  
京師翱實主其事銘曰  
翱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  
宜丘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常京國兵填孰封松楸  
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肯是  
以乞假公府言未筮宅追念廷陵喪子羸博葬不  
歸吳於禮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  
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侔異可用居息

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李文卷第十四

李文卷第十五

墓誌六首

兵部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歙州李長史墓誌

盧司祿墓誌

懷州武錄事妻傅氏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公諱儒術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

教改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

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



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為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暮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交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府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為己務從父兄元衡再為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為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

交年作友

帥

召

言甫鑄為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皇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后問大悅踰月鑄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鑄遂死崖其為兵部總數十日允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曰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穎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徵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并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壽

曰疑



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名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壽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

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廬。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繫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度慶叢于公。唯公之興。固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怡以順命。毅心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哀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  
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  
遇病暴卒<sup>卒</sup>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  
說方就祭上帝有命以元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  
令一侍中源軋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  
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  
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  
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託他童之所習先夫人  
博學左氏春秋傳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  
草博力田供養由是少不冝求仕善少隸書弓矢博奕

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  
行吏急民寬富豪并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  
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  
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  
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  
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廿年六  
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  
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府觀察使杜式  
才次女壻京兆常旻次女壻榮陽鄭循禮小女壻  
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元舉進



事

士家書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迁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克益缺推官實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塋于鄭州某縣固原翱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塋未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寔知克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求曷計人爵度蘊而傳後必有積其塋為誰孝子卜之著祭食吉嘉原乃擇合骨于茲終永其託俾以識之有封有栢

慶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卿

君諱中瓊字德邲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寧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訢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參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揚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職同州當徵官稅錢時



民尅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  
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  
詰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  
日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  
盡入其羨于官君既去職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  
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縣榜曉民使請  
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  
萬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為司錄始就  
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  
儼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

耶使搜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錄皆然  
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半力錢也用此賦  
俾為因此出之君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  
叅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麤宜當一不合別無宜作  
舊犯吾不怒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叅  
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職田半力數  
既別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  
自司錄至叅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  
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  
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食



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  
官厨君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久官吏清濁  
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職當舉非法徃各白汝長  
宜慎守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改易皆克己便  
人堪為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吊哭咸以為能高  
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祗守  
不失家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繁  
陽鄭虬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  
叩頭泣曰文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隣  
敢請紀石翱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鑄其實可推

文

類以知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己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  
時所難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  
夫

事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傳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傳氏卒于其元  
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  
居官而卒傳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  
返傳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傳氏卒于元  
弟之家恋母也傳氏恋母其教施于子傳氏之歿

奔

奔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朽不為朽矣

故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常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常氏尚舍奉御詵之次女也年十三

執嬪道于昌黎韓氏府君韓身自後魏尚書令安

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鄉禮部實生府君進

士及第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

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翔方節度

使郎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月盟

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

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

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

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節行

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好繼衣

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

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

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翱夫人從其女子依

降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

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

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罔

罔



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  
人是以不克葬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  
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堂，以從女子之懷  
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卑，沒  
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  
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  
子曰：位不旌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  
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仰華天蒼  
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稱

李文卷第十六

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公文

祭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准制祭依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灊山神文

湖州別女足慕文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  
風混華異學魁橫元膏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儼花鬪葉顛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葉得其本根開合  
羸 **華** 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  
目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因辭于艱  
疏奏輒行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負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  
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  
荒 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俾荒不耕

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  
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  
大號決裂肝肯老眵壽死而不立兄名之垂星言  
斗之光我謨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  
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余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  
掌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  
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  
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  
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  
由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挺垣引我代已  
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  
指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  
上壽福祉昌延仲為發瘍針藥弗竭有妻既喪有  
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嗚呼哀哉唯知與長  
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折支  
指欲抑不能縱之昌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

犀

短

析

薦

裳惟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  
嗟用悔仲至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慶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度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  
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允疑於  
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  
余伏群情於頃刻咸屬同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  
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  
俊良之滯淹推姦兇之熾盛仲襟柔而中毅護勲  
賢於視聽惟送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

篡

廷



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  
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  
惟昔歲陪筮南宮省已侔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  
羽若飛鴻走片干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  
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忱得風飄淪  
八年顛白成翁幽蟄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矧矧  
惟賤躬間以存歿心悲曷窮真爵而拜公其表哀  
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翱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

書使者來召言重禮至實賓之右內懼不稱又安  
敢辭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翱  
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  
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  
納公迂侍郎翱赴浙東官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  
上前出自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  
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由公鎮劍川翱作東掾  
丞言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飲負唯公見  
念復召為賓自修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  
遠道余及浹郊聞公之喪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

聖薦



日

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  
眾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體道  
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爾歿而  
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趾臨路一號永  
訣於此嗚呼哀哉尚享

趾  
址

獲

嗚呼自元中歲公既為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  
假薦言幽整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直道  
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批如絲之  
琴與賢共謀穢祿榛藩盛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讚

批  
諧

恪  
競

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茲益敦公自登朝作急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格敬  
温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為國之慶宣而不君斯可

鄉

奈

云命知足告休願養于家子為侍郎光曜芬葩亦  
列鄉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  
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  
伴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聲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  
宅于榮朝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

桐



承教紀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  
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  
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  
兄初有疾隸人來告走駟往視連呼不覺痛撓我  
腸誰其能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往笑語婢  
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遽發負  
罪即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尚期會面  
復接歡忻如侖一平生生死驟分嗚呼哀哉豈虞溘

之遂臻于茲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  
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為盡乎將有所之唯  
盡唯有元其已知嗚呼哀哉元之既疾告于妻子  
自古神聖莫不背尔名垂不滅能光万祀生平交  
故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往謂  
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  
錄既到酸慘啓書披尋未窮漫洩盈裾生雖相好  
沒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恐空虛着元之德刻石幽  
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元喪東來我拘  
郡事棺不得視歆存心遊盪魄傷氣一極寫情四

惡

杯



望歔歔嗚呼哀哉尚享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  
遠奈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柰佗官不展心  
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佗早我知子能一十八  
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次刻石  
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  
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潔夙負嘉

名累外科第士友權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  
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  
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訃遽至  
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  
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  
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  
有酒在醖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歎此單薄洒淚遺  
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



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  
行歲辰再逢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于塘荷秀  
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  
言無嗔咸盡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  
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異返初憂危遽  
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  
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吊者酸悽祔  
壑舊城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享

祭

域

祭錢巡官文

嗚呼其維錢君繫行而文上第有司籍以京秦退  
居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  
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心  
有聞實司表奏章句出郡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  
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古人孰知幸  
聯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潸然日新  
余有行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下亭戒我已  
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懼忻如伴中道哀訃忽傳  
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旒載翩少妻慟



使 奈

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富貴。  
在身，章烏項橐，大枉其年。王鳳佞得賈誼，佞愆將  
責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佞偏。天下  
有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万事皆已，一  
觴在前。死矣，奈佞悲哉。錢君

准制祭伏波神文

未 謨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  
謨可，丹歸漢。謨命帝旨，一作籌無失。画功伐，佞紀破斬。微側  
實平交，趾來往。垂谿來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蕙苾南還。明珠諸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

華

不忘愛留杜里，祭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  
歲不毀，詔詔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

作

曾氏殺人，毋投干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  
董，晉有驪姬，無極巧古。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華兮  
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佞獨將軍。自昔如斯，故  
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訛於當時，苟窺心而  
不惟，雖棄直其美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尊既  
設，神乎降思。尚享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元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余使用祈于王。惟



降

極社

神隆歆明應如答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復生宿麥重秀臣人惟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極祐于下其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方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非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瀆山神文

炎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侯吳潭以清酒鹿脯告絳于瀆山大神之靈翱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旱暵淮左旱同鄰群逃

何哀

立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泰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可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來絳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舒州刺史翱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壑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  
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死有後難。我  
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李文卷第十七

第

十六

李文卷第十七

雜著八首

行己箴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解江靈

已行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

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實生怨，利實

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

數奇篇

趙州石橋銘

陸修檻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心無他曷長一作畏唯谷在躬若市于敖慢譴自它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持一作待  
斯苟遠于此其侔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迂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為我師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鐘**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  
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  
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鐘** 八月粹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罹于天

**恢** 菑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功拔復  
其居葺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  
勤後勿踰其徒不諱咸脈其動有加于初屋室既同  
**鐘** 警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  
**霆** 夷非雷非霆鐘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  
弗墜大音無數千僧勦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舒州新堂銘

**寢**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禩心六楹四  
楹裝重架虛乘拱不設簷垂絃麗不越度儉而絃  
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心其深肆肆其紆吏



早

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鋟弗逸弗墜  
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壚獨我州城樂哉晉氓  
昏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  
于朝以解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陸倕檻銘

晝日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  
是有容曰鞠銘于是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  
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鞠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  
萍知與神侔濬也南陂冬乾夏流九江漲潮潛已迭

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火波其颺正元切亦  
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權疊路車軌其舟童嬰涕墮

速老嫗號愁歷古建茲孰為祇等濬之之來養民如  
厚餼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原其錢備以飽餓人南北

關響東西百里關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音馘音謹相勵

罔不督而勤堤既成止罔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為瀕  
水蒲莞芡芡鴻鶴鱧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



坦心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  
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方與  
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徙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

月高極明萬物潛休遠為微聲坐久力疲閉扉將  
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高遊十有餘  
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

坐久力疲  
閉扉將  
夜靜日  
將暝

無還

難

每

傳

役石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  
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  
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伴足听汝心好  
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存謫汝  
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歎知竟所未易我  
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舟憂不墜終伴能成  
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日余虛言鬼神來  
乘汝實異茲翻然改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  
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善我如縛人或羨我汝  
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



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勤多尤  
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張婢妾  
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  
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  
可久長須臾臭死譬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滅  
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  
吐氣掩鬱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魯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

無物恒姪曰數奇數奇張力強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  
有大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  
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皆往塋之姑姊妹之無  
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  
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祿朋友故舊細麻  
仕迂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任于齊積功當廷辭不受  
請以與其叔無物恒無物恒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  
以賴之獨無物恒以為不足于己無物恒有妾曰善倭  
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物恒  
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



為弟數奇警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恒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數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為人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元受謗為不仁而棄弟矣蓋請契為數奇以為然因質於無恒無恒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奇以為信既而數奇仕於蜀無恒果復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數奇至固章之無恒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數奇強我以為無恒惡數奇之不順於己也毀而敗之莫有惡者於時數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為數奇若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數奇挈身而

奈

爭

去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平有晉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茶無恒之惡數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恒於大惡孰與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恒之所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

怕

怕

怕

嫡



適

樂<sup>恒</sup>之所行無<sup>恒</sup>也。如背從之，是陷無<sup>恒</sup>於惡數。奇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卷第十七

峽

李文卷第十八

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峽山寺

五木經

何首烏方錄

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朝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旗善第，以妻子止船於漕。乙未，去東都。

上

韓退之石濟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



詰

戊 葱

鄂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  
 景雲山居。話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  
 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  
 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  
 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  
 使人入廬。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廬  
 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病漸瘳。壬子。至永城。甲  
 寅。至埽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  
 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  
 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

風帆

恩

馬

晨 竺

辰上。柘靈浮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蘓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  
 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魚  
 鳥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寺臨曲波觀  
 輪轆。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穿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听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古声。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



擔

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朝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恠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于越亭己亥直渡檐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潁昌癸酉上靈心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麓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潁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

嬰

瀆

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潁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

索

庾



大庾嶺自浚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  
浚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枕柳亭  
鞫與監察御史常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  
八千里鞫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常君期  
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  
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鞫停舟宿留日  
日以湏常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  
流上鞫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常君  
亦前行矣上枕柳亭見常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

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  
初謀竟乖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鞫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儔遠地嘗  
以為無因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  
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特述諸山居之所長而  
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  
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視  
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和物之全能  
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

知



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草 凡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

惟 鳥脊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金山則外推虎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劍池上峭壁聳

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擗蒲五木玄白判 擗蒲古戲其投有五故自呼為

節作節

以牙角尚節也判羊也合其五 啟二作雉 取二投

牛 於為鳥上脊雉作午 其刻其鳥二投背脊上並刻牛故

王 戾逢敵必開以求勝也雖矢 五采四盧白雉牛 黃

既 也馬閱亦皆角逐防過之義也 全為王駮為

既 全謂其 皆玄曰盧啟笑十六 詳 全為王駮為

便 不雜也 皆玄曰白啟笑八 雉

白 以此數夫而隔之他笑 皆白曰白啟笑八 雉

一牛二白三曰開啟笑十二 雉如開 啟餘皆

玄曰塞啟笑十一 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啟笑五 牛

玄各二白一曰禿啟笑四 白三玄二曰擗啟笑三

白二玄三曰擗啟笑二 夫百有二十設閱二間矢

擗



之馬

誦

為三間別也。刻木為閔，彫馬筭二十，厥色五。大率  
不過五人，五色者，允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  
各辦其子，得與王采，自專，故皆許馬出，初閔，疊行  
子也，打子，得與，王采，自專，故皆許  
重擲，王采，自專，故皆許  
謂逢，可以疊馬，即許，疊也，如不  
要疊，亦得重馬，被打着，尤苦，非王采不出，閔不  
越坑，馬出，得重馬，被打着，尤苦，非王采不出，閔不  
罰，隨所約，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謂矢行致馬落  
並輸，合坐，約，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謂矢行致馬落  
不可均，融，數奇，而入坑者，所睹，隨臨時，亦有馬皆  
所約，利，數，家無，擔石，儲，而一擲，百萬也

書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  
 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

博

簡

術作猪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  
 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  
 杜陵常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  
 之書，皆極師法，旁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  
 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  
 周諱民，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  
 故曰：人，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  
 後，援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  
 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  
 為月錄。

何首烏錄



免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

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  
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  
醉 天生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卧野中，及醒見  
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  
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乳  
之，有鄉人來，良戲而曰：汝闍也，汝老無子，此藤異  
素 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歸，末酒服，經  
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  
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

又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  
藥告，田兒曰：此文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  
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偶餌  
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  
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  
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  
廿 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耳，溫無  
筋 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  
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



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徃徃有之其苗大如木葉光澤取如桃  
柳葉其昏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  
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陰化不  
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  
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承潤以布  
貯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元服偶  
八月二四六八月是服訖以衣服汗出道引尤忌猪  
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  
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薜蔓生根如枉奉削去黑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為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  
錄

戲贈詩

縣君好埽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踈野鑿地便成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埽鑿各  
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幽







又條興復太平太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制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詔蠲賊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曾以女樂。李桓子受之。君臣

也

肯疑

朝

共觀三日不調。孔子行令。韓弘獻女。梟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通。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

路

不疑



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  
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  
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  
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  
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  
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  
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  
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任翱下除朗州刺史。  
久之。召為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  
得顯官。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存其過失。

逢吉更表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連捐。係路亡。  
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  
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  
貧弱以安。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相  
者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者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  
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翱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  
有司亦謚曰文。

相  
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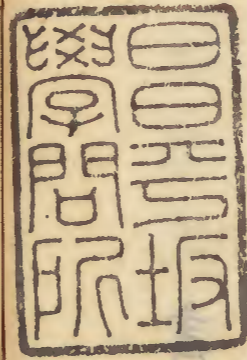




宋歐陽文忠公稱唐文之善則曰韓李韓之文傳  
布世間者不啻家傳人誦李文則落落然而後學  
有終身不得見焉者茲非一大欠事興暇日於寅  
友陳君緝熙所獲觀是編遂躬鈔錄以備一家之  
言云

興憲

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東邢讓識



昔詩經云其詩其書其禮其樂其文其教之  
中亦曰京師中其書其禮其樂其文其教之  
中亦曰京師中其書其禮其樂其文其教之

享和紀元辛酉季秋之月

加藤維藩 全校  
片岡孝幹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  
郡蘓公所藏本其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  
始訪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  
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  
其味黯然而深其光油然以幽自足每欲求其集  
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  
見豫章黃公詔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  
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  
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迺請於公  
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中間



為史館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革敝事復  
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  
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不能用後選禮部  
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  
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  
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已  
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  
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內愧不能  
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  
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不得顯仕怫鬱無

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太其言牴牾非  
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  
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季則以韓謚名而韓李  
並稱可無愧矣參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  
故訪竊著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  
陽公為知言云

右趙訪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一篇從明  
文衡錄補







